

穿越千瀑沟

——一次惊心动魄的户外之旅

山之屏

寒气逼人,逆水而上,却发现根本没有路可走。我们只好一会儿在巨大的山石上攀爬、跳跃,一会儿在茂密的林中穿越、寻找。可是,一个小时以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陷入了绝境。看看手机,时间已经接近下午5时了,再有一个多小时,天就黑了,怎么办?

无路可走,只好折回。好在有人发现了一条根本算不上是路的小路。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试试。顺着这条小路,我们向东边的山上攀爬。一根不知名的刺儿深深扎进我的手掌,疼得我龇牙咧嘴,刚才还偷着乐呢,现在堂堂一个大男人,竟有想哭的冲动了……

朋友两次打来电话,我答应了。再游千瀑沟,不是面子问题,我知道,我想给心灵找一个静养的环境。

车到郭家园就不走了。我们开始了真正的徒步登山。哪里是千瀑沟的开始?很难说。沿着郭家园向上而去,雨后的水泥路像一条洁净的天路一路向西,向着大山之巅蜿蜒。这条路上升很快,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吧。路的左边,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在大大小小的山石间奔腾而下,一路欢歌。向上望去,目光所至,太行山像一道鸟都难以飞越的屏障,在视野的广角内拔地而起,那种气势足以震撼每一个初识她的人。后来听当地人讲这道山就叫天平山,果真是山如其名。一路前行,两边绽放的桃花和梨花不断吸引你的视觉,挑战你的嗅觉,激发你的想象。

在剧烈的上升和一个急转弯后,眼前豁然开朗。在一个近40米高的巨大悬崖上,一挂瀑布从天而降,轰然而下,在山谷中砸出一阵阵如雷一样的持续不断的轰响和如雾四射的水汽。在瀑布左下方的空地上,郝家山寨像一个淡雅的山姑亭亭而立。既然叫千瀑沟,这又是我们见到的第一挂瀑布,我想狭义上的千瀑沟应该由此而始吧!

郝家山寨,其实只是一个静雅的中型饭店。掏出手机,12时40分,正是吃饭的时间。坐在山寨前的凉棚下,竟没有一丝饿的感觉。目光从脚下的潭水向上、向上,一直到天的尽头,然后再向下、向下,顺着瀑布向下,到碧绿的潭水,再向东一泻而去。两个孩子在山涧旁跳跃着、嬉戏着。一刀早已饿了,迫不及待地拿出要化了的冻饺,打开炉子煮了起来。其他几个人有的在说笑,有的在休息,而我在发呆。

“山子!山子!”有人在叫我,很夸张的声音。循声走进厨房,其实不如说是柴房,是罐子在喊我。只见她蹲在灶台背面,大把大把地把她的胳膊还粗的柴送进炉膛。火红的柴光把她的脸照得红红的,本来就不白的脸上还抹上了几道黑灰,挺逗的样子。

“山子,你炒菜吧!”罐子说。
“行呀,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你们可只许表扬,不许说不好吃呀!”我说。

山寨这天只有老板娘一个人,菜已经洗净切好,堆在案板上,白菜、土豆、山韭菜和打好的鸡蛋。我也不想那么多,一边问老板娘盐在哪里,一边使劲向大锅里倒油。看我把塑料壶里的油倒成了“瀑布”,老板娘不干了,怯生生地问:“太多了吧?”我说,不多吧,多了你喊停。不见她喊停,我就顺手又倒进了一些,心想不香才怪呢。

菜做好了,又叫好运打来一桶涧水烧,嘴里喊着罐子:“烧火丫头,你在老家到底烧没烧过火呀?水怎么没一点动静呀?”罐子不服气:“你说什么呀?火已经很大了呀!”

水开了,老板娘的面条也擀好了。下面,捞面,吃面。有的人说菜

有点咸,可是最后面没下完菜就被吃完了。吃饱饭的人直说菜咸香咸香,没吃饱的几个人只好就着蒜汁吃面,嘴里嘟囔着:“山子,你到底会不会做菜呀?再多放点盐多好,害得我们几个都没菜吃了。”

哈哈!心里总算有了一丝成就感。这时要是你在多好呀,作为伙夫,我一定先给你捞上一大碗面。看



着你吃下去,我一定会幸福得一塌糊涂。

下午3时10分左右,我们准备再次出发了。来过千瀑沟的人都知道从我们所在的郝家山寨到下一站的扎营地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大家都认为不过瘾,在征求老板娘的意见后,我们决定走另外一条路——穿越天平山。当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迷失和美丽的交织也从此开始了。

因为我和一刀都是第二次来这里,路况比较熟悉,所以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峡谷的感觉越来越浓。两边的悬崖越来越高。脚下是在乱石中轰响的溪水,不时有水从两边峭壁的某个地方渗出来,在润风的吹动下,打在我们的头上和身上,虽然是春天,却不断有一丝丝的凉意灌满我们全身。

经过半个小时的缓慢攀爬后,我们来到了一个水坝。这是一个标志,从坝向上,是千瀑沟的方向,前方40分钟后就可以到达原先预计的扎营地。向右,是老板娘所说的穿越天平山的路,一直可以到山西。我们决定向右。

迷路发生在第二次向右。从石坝向右又走了20分钟后,我们看到了老板娘提到的小屋。按照老板娘的提示,我们应该再向右。我们向右了,但没想到向右有两条路,一条是正确的大路,却因为最近被雨水冲断了,我们没有发现。一条是小路,是错误

的。而我们偏偏选择了小路。

循着右边的小路,在一个小的转弯之后,又一个峡谷呈现在眼前。和我们前面经过的第一个峡谷不同,这个峡谷的坡度很陡,有45度的样子。方向向北,一直到天的尽头。峡谷两边,是高耸入云的绝壁;峡谷里面,到处是盛开的金黄色的连翘花。据说这种花是名贵的中药材。

一个大男人,竟有想哭的冲动了。

身在东山的半山腰,脸向西部望去,心里突然为之震惊——在我们的东边,是晴空下的无边太行山。以我们所站的地方为界,西方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好像就在几分钟之内,西部的天平山突然在我们眼前消失了。视线从西方的下部向上,在郁郁葱葱的连

翘花的上方,托起的是一个完全虚幻、但却美得让人窒息的世界。到处是云海,没了一点山的影子。而且这种云海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一层层劈头盖脸地向我们压过来,那种气势让人有一丝害怕;那种美丽几乎在瞬间就把我们征服了。我的天呀,我是天人了,我在天上了!有人欢呼,有人害怕地喊着妈呀。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不到10分钟的样子,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突然有人喊:“快看呀,云上面漂起了一座山!”大家都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老天爷呀,还真是,在茫茫的云海之上,真有一个大船一样的山在漂移,我突然想起这莫非就是《圣经》中提到的、人们传说中的、在世界末日来临之时出现过的诺亚方舟?一刀说:“天呀!太像了!哈哈!”又是一阵欢呼,一阵接一阵的欢呼。随着一座座山头不断地“漂”出来,人群中掀起一阵阵过电一样的高潮……在以后好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在回忆,在说起这段故事,并讲给身边的每个人,真的是太值得回忆了。

风景都在路上,也许迷失也是一种美丽吧。

迷路后,我们重新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个水坝。目标——千瀑沟的扎营地,这个地方我以前来过。整个峡谷里只有这一个最适合扎营的地方。一是有一片相对开阔、又比较平坦的空地,同时扎10顶帐篷是不成问题的。二是紧靠一个瀑布,取水特别方便。这个时

候已经是下午6时多了,我们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赶到扎营地。否则,晚上真不知道应该怎么过。

一路狂奔,我一直在队伍的最前面。周围除了水声,偶尔有罐子的对讲机里传来萨拉的呼叫声。萨拉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压队,因为路况不是太熟悉,一直在和我们保持着联系。这段路是我们走得最快的一段。本来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只用了40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我们走在前面的几个人长长地出了口气,一面用对讲机和后面的人联系,催他们加快速度;一面开始清理营地,准备扎营。

在野外扎营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记得第一次参加户外活动的时候,羡慕萨拉那一身很酷的打扮。萨拉说户外活动有三件有意思的事不可少,一是徒步,二是扎营,三是野炊。参加了几次活动后,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眼看天已经黑下来,我抓紧时间选择了一个较好的场地,先把头灯戴上打开,然后打开背包,取出帐篷,铺开地席。一个童话一样的小房子很快就扎了起来。打开充气垫,展开睡袋,帐篷里很快就有了家的样子。取出液化气盘,接上液化气罐,拿出挂面、生鸡蛋、西红柿、食用油、盐。等我们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后面的人才赶上来。大家陆续地开始扎营,我则拎着锅,一个人来到距离营地20米左右的山涧旁取水。

我做的饭是鸡蛋西红柿挂面汤。先打鸡蛋,再切西红柿,然后打开火,放上炒锅加油,油热了后炒鸡蛋,再放西红柿。菜炒好后,把加满水的饭锅放到火上,把所有的菜倒进饭锅里,水开了以后下面,再切进去一根火腿肠。就这样,我的一小锅鸡蛋西红柿挂面汤诞生了。别看这锅面在家里不算什么,可在深山老林里能吃上这么一锅热腾腾的面,那种幸福,那种得意,哈,不告诉你!看着其他人的饭还没做好,我得意地端着自已的面边走边吃,嘴里还不忘问这个说那个的:“兄弟,还在做饭呀?”

大家都吃过饭后,就开始忙活着点篝火的事。点篝火这种事,只要是在外面野营,那是一定要干的。记得去年在太行大峡谷的七夕登山篝火晚会上,全省各地的“驴”友都来了,还放了不少孔明灯呢。大家在一起喝酒、唱歌、跳舞,特别开心。可是今天这次点篝火,不仅是喜欢,而且是必须要点的,因为我们来的时候还是四月天,又是在深山里,晚上,很冷的。篝火点起来了,自然又是一番热闹。

夜深了,躺在帐篷里面,把睡袋拉好,拉开帐篷一侧的小门,望着周围屏障一样的大山,看一轮弯月挂在山的左上方,听着不远处传来的涧水声,思绪在无边的月夜,在巍峨的太行山里、在奔腾的山涧中飘荡。

第二天收营,我们经过近3个小时的攀登、徒步后,又回到了登山时的起点。总是要回去的,但这次徒步千瀑沟给我们留下了无法忘怀的记忆。

在喧哗的城市待久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来一次轻松的心灵之旅也是不错的选择。